

第二回 見姨驚美 拘禮辭婚

詩曰：

眉似遠山齒似銀，美人身段有豐神。

秋波一盼魂消處，本欲相親未許親。

秀林為丫鬟如鉤把他的睡鞋弄濕了，便大鬧起來，指著丫鬟罵道：“你這浪蹄子，臭淫婦，仗著什麼人勢頭，屢次將我欺負。我亦不是好說話的主兒。你敢與我拼一拼？”如鉤也忍不住回道：“婢子是無心濺濕姨娘的鞋子，何必這等生氣罵人！”秀林一聽，好似火上加油，對著如鉤，一口啐道：“我不是你的主兒，你這浪胖敢向我回嘴！非但是罵，還有打呢！”說著站起，拿了一根門栓，如狼似虎抓過如鉤，沒頭沒臉的亂打。打得如鉤滿地打滾，哭喊連天。早驚動夫人前來相勸，並不肯依。夫人氣了歸房。小姐知道此事，忙出房向秀林招陪不是。秀林不但不准情，反責備小姐道：“你用出這等尖嘴薄舌的丫鬟，平時並不拘管，任他狂為，反代他討情。將來引誘你做出不端事來，也是不消究問的。”這一席話，說得小姐滿面通紅，也氣起來，道：“就是丫鬟失錯，濺濕睡鞋，也是小事，不致放著大喊大叫。我代他陪禮，也就丟開手了。你這嘴內說些什麼亂話，令人難聽！你要借如鉤出氣，將他活活打死，倒也乾淨。”秀林聽見這些話，哪裏忍捺得住。心下大怒道：“我就把這賤人打死，看誰向我要人！”說著，把門栓兩點似的向如鉤身上打下來，比先更打得兇險。如鉤哭叫救命。小姐一旁看見，氣得渾身冰冷。正是中堂大鬧，恰值柯爺送客進來，一見這個光景，大吃一驚，忙向秀林手內奪過門栓，問他因何發惱，這般模樣？秀林學舌與柯爺聽，把方纔吵鬧的事又加些作料，說如鉤得罪了他。“你女兒不責備他的丫鬟，反掌著丫鬟說我許多不是。我怎麼不氣？我是一個主兒，就打他的丫鬟也不為過。你看我手都氣冷了。”柯爺摸著秀林的手道：“果然冰冷的。丫鬟，快取熱茶與姨娘吃。大人不記小人過，丟開手罷，氣他則甚！”

小姐見父親百般安慰秀林，心中不忿，道：“爹爹也該問個曲直。怎聽一面之詞！各人房中使用的丫鬟，各有主兒。就是我的丫鬟不是，也該先問我一聲，如何動手就打！我若打了他的丫鬟，他又何以為情？爹爹不知就裏，便認以為真了。”秀林哼了一聲道：“一個千金小姐，對著父親還護庇丫鬟，成何體統！”柯爺被秀林一句話激惱起來，喝聲：“寶珠，十分放肆！還不帶了丫鬟回房，嚴行管束！尚站在中堂與長輩斗口，全沒家教。速速退下！”小姐見柯爺反教訓起來，忍不住向前，氣忿忿的拉了如鉤回房去了。柯爺反百般安慰秀林，手搭香肩，拉入內房，同用中膳。秀林佔了上風，心中十分快活，加意奉承柯爺。柯爺雖有幾歲年紀，也強作解人，與秀林調笑。中膳已畢，將茶漱口，便同秀林到花園散悶，不表。

且言宣夫人因來京多日，打發兒子登鰲到柯府見見姨母。登鰲領了母命，更換衣衿，帶了抱琴、醉瑟兩個書僮，跟隨轎子一直來到太僕寺衙門。宣公子下轎，先有抱琴投了名帖。看門柯榮見是至戚，不敢怠慢，請公子廳上少坐，忙入內稟知。老爺尚在花園，先稟知夫人。夫人正在房中氣悶，聽見丫鬟稟稱：“宣姨太太差了公子來見夫人。”夫人聽見，破憂為喜，即請公子內堂相見。丫鬟傳話出去，柯榮忙到廳去請公子入內。一面趕到花園去稟老爺。老爺與秀林在花園頑耍倦了，正在一張大理石榻上並頭而睡，卻不敢去驚動，只得站在園門外等候。

宣公子入內到了中堂，見柯夫人坐在一張太師椅上，兩旁四個丫鬟侍立，忙向前尊聲：“姨母在上，待侄兒宣登鰲拜見。”說著要拜將下去。柯夫人一把拉住道：“賢侄少禮，一旁坐下。”宣公子告坐。坐定，有丫鬟獻茶。茶畢，柯夫人道：“令尊令堂安否？”公子道：“托賴姨母鴻福，雙親俱安。命小侄前來代請姨丈姨母的安。”柯夫人道：“好說。我看賢侄生得面如冠玉，貌似潘安。今年尊庚？可曾游庠麼？”公子道：“小侄十七歲，已於去歲僥倖入學。但不知姨丈今往哪裏去了？”柯夫人笑道：“你家姨丈被妖怪終日纏住，問他則甚！”公子見說，不好再問。又道：“姨母膝下可有姨兄姨妹麼？”柯夫人道：“做姨母的生了一個姨妹，名叫寶珠，今年十六了。有個姨弟名叫鳴玉，今年十三了，是妖怪所生的。”公子道：“小侄到此，可請姨妹弟出來見個禮兒？”柯夫人道：“你的姨弟在書房念書，被你姨丈拘住，不准出外。如私自逃出，姨丈定加指責。拘得這個孩子如木偶一般，不用叫他出來見禮，省得淘氣。倒是你的姨妹，可喚他出來見個禮兒，與你兄妹會一會。”說罷，即命丫鬟去請小姐，丫鬟答應去了。宣公子坐在椅上，腹內尋思道：“聞得母親常說姨母所生姨妹，貌若羞花，才如詠絮，乃一才貌雙全的女子。但聞其名，未見其面。今且拿出幾分眼力，看姨妹可是名稱其實麼？”正在尋思，忽聽一陣環珮聲響，從屏後轉出來。公子抬頭定睛一看，見小姐冉冉來到中堂。好一似：

天上嫦娥離玉闕，林中美女下瑤階。

公子見了小姐月貌花容，已是心神蕩漾。又見後隨兩個侍婢也生得超群出眾，心內連連稱贊道：“果然言之不虛！我宣登鰲若有福分得與姨妹克成連理，也不枉一對姻緣，方是盡善盡美。且待我回去稟知母親，向爹爹說了，央媒前來說親，諒姨丈姨母再無不允的。”

正是公子出神癡想，早見小姐向前與母親道了萬福。柯夫人道：“我兒罷了，可與姨兄見個禮兒。”小姐答應，轉身叫聲：“姨兄請上，愚妹這裏萬福。”一面見禮，一面微露秋波，暗觀公子生得一貌堂堂，脣紅齒白，品格不凡，心中也十分傾慕。公子見小姐與他見禮，忙起身，也尊聲：“姨妹少禮，愚兄這裏回揖。”說罷一揖下去。兩下見禮已畢，小姐在公子對面坐定。四眼相望，你愛我，我愛你，說不盡顧盼無限深情。夫人又與公子談了一會家務，公子起身告別，夫人留住吃了晚飯去。公子也捨不得撇了小姐就去，趁著夫人留他，就坐了不動身。夫人正分付丫鬟叫廚下備酒，恰值柯爺在花園睡醒，同秀林出來。柯榮向前稟知，將名帖呈上，一看，知是宣家姨侄到了，便向柯榮道：“宣公子可在這裏了？”柯榮道：“現在中堂見夫人呢！”柯爺點頭，叫秀林回避了，獨自邁步來到中堂，見夫人居中坐著，女兒陪著姨侄坐在那裏，心中已不喜歡。但因姨侄初來，未便發作。夫人見老爺進來，便叫公子向前見了姨丈。公子起身尊聲：“姨丈在上，小侄拜見。”柯爺拉住，只叫：“行常禮罷。”公子依言禮畢，候柯爺與夫人並肩坐下，也一旁坐定。小姐向前請父親的安。柯爺哼了一聲道：“一個女兒家，不坐在深閨做你女工，出來則甚！”說得小姐滿面通紅，諾諾而退。

夫人見柯爺發作女兒，很不耐煩，道：“一個遠來至戚，兄妹出來見個禮兒，何妨？你又來扯淡，多管閑事！”柯爺道：“你哪知，男女七歲不同席。雖是至戚，也有瓜李之嫌。父母不管，豈不被人議論？”夫人道：“動不動說的是老頭子的話，倒也可笑！”柯爺也不及同公子敘寒溫，只與夫人拌嘴。公子此刻見小姐已去了，大失所望；又見柯爺為小姐出來與他一會，一反同姨母再見也來，一會再就

不安，也不等他晚飯吃了，即起身告別。夫人還說相留，柯爺反說：“姨侄的令尊令堂在家懸望，不必苦苦相留，改日再會罷。”說著，送了宣公子出來，上轎而去。回來又埋怨夫人一番道：“雖宣家姨侄生得儀表甚好，卻是舉止輕浮，以後防閑要緊！”夫人笑而又氣道：“男女一見了面，便不成有什麼事故出來？”柯爺惱道：“你婦人淺見，知道什麼！”自此，夫人與柯爺專為此事絮聒不休。且自慢表。

再言宣公子自到柯府見了姨妹，回來眼思夢想，念念不釋，暗將此意告知母親。宣夫人也深知姨女才貌雙全，堪以匹配孩兒，又是親上加親，興勃勃的與宣爺商議，代兒子央媒，向柯府求親之事。宣爺聽說，皺著眉，搖著頭道：“若論我與柯襟兄連姻，自是門當戶對。乃這位襟兄性情執拗，且又多疑，未必肯允這門親。”夫人笑道：“姻緣隨天所定，不過借人力求之。行止再作商議。”宣爺見夫人言之有理，點頭依允。次日即托刑部侍郎裴爺為媒，到柯府求親。裴爺因兩處俱是同年交好，不好即卻，只得坐轎到柯府而來。先有家人投了名帖進去，柯爺整衣出迎。裴爺入內見禮，分賓坐定，家人獻茶。茶畢，柯爺問道：“年兄何事下顧？望乞見教。”裴爺笑道：“特來與年兄的令媛作伐，故輕造尊府。”柯爺道：“女大自要當婚也。擇婿之才貌若何，方可允親。但不知年兄做媒說的哪一家兒郎？”裴爺道：“若論女婿才貌，固是好的。親家與你同年好友，又是襟戚。這頭親事可好麼？”柯爺哈哈大笑道：“年兄是來代宣襟兄的兒郎做媒，卻有三不可，做不得親。”如何批駁出來，且看下文。

[返回 >>](#) [聽月樓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